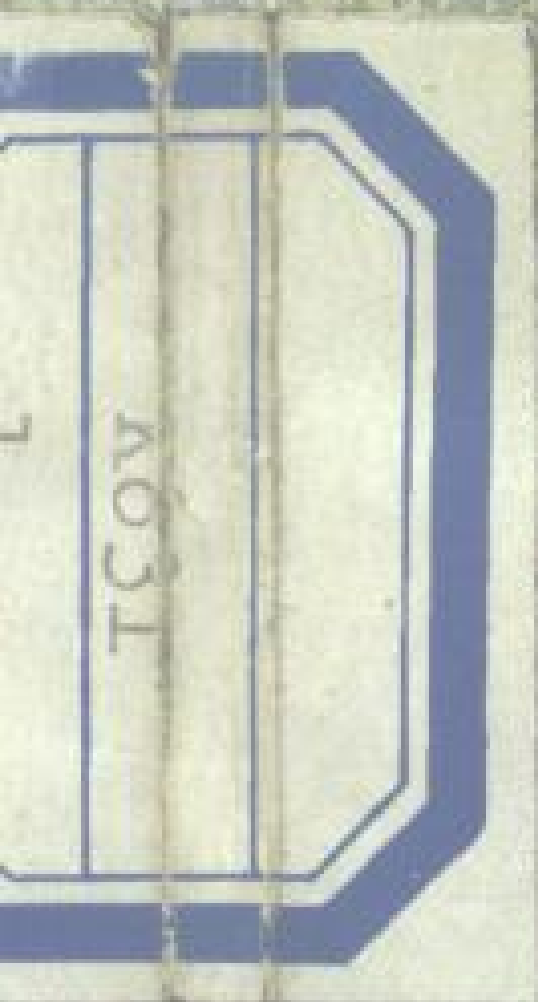


我的选择



许多从南朝鲜起义北来的人，今天在共和国北半部过着幸福而有意义的生活。他们对比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深感自己离开南朝鲜来到共和国北半部，选择得非常对，因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他们在南朝鲜经历了种种坎坷的人生道路，到处寻觅真理和真正的人生，然而，四海茫茫，无以归宿。只有当他们来到北半部以后，才真正找到了人生的归宿。他们从今天的幸福和以往的不幸中，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有了切身的体会，不禁要提笔把自己的体会记录成章。

本社编辑部在这里选译出版的是1970年3月起义北来的前南朝鲜傀儡军连长(大尉)金泰镇的手记。

编 辑 部

目 录

序言	(1)
渗透血泪的学费	(3)
病魔的巢穴	(8)
无辜的“罪人”	(13)
失业和人生	(17)
骗局	(20)
跑外营业员	(24)
悔恨和烦恼	(29)
“流动酒保”诉苦	(33)
“南侵威胁说”的真相	(36)
在东豆川	(39)
“强制志愿书”	(42)
美国的雇佣兵	(46)
被遗弃的傀儡军中尉	(49)
新的发现	(52)
憧憬与钦仰	(55)
从地狱中逃脱出来	(59)
骄傲与自豪	(62)
骨肉之情	(64)

我所耳闻目睹的	(67)
越来越坚定	(72)
人人都是主人	(75)
结束语	(77)

序 言

现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傀儡军下级军官金泰镇了。

我在南朝鲜生活了28年，在共和国北半部生活了17年。在这过程中，我深切地认识到，在北方和南方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我应当选择北方。因为北方是真正以民族为重的世道，是人权、良心和民族的灵魂得到尊重的社会。

我出生在南朝鲜一个贫寒的农家，在那里生活了28个年头。28年中，我切身地感受到那里是人的良心、尊严和生的意义被残酷践踏的人间地狱。南朝鲜的工人、农民以及广大劳动人民，受着美帝及其走狗的二重、三重的剥削和压迫，遭到非人的虐待。他们成天为上学、就业、吃饭、住房……发愁，他们的忧愁、不安和痛苦是无边的，南朝鲜人民的处境真是生不如死。南朝鲜人民不堪忍受的痛苦，是美帝侵略者对他们的蔑视和虐待。我在南朝鲜傀儡军中服役期间，痛切地体验了隶属于美帝侵略者的殖民地雇佣军的种种遭遇。我曾经看到南朝鲜的青年被赶到美帝侵略越南的战场上，去充当美国鬼子的炮灰像狗一样地去送死；我还痛切地感受到美国鬼子雇佣兵的悲惨处境。于是我

抱着要洗刷在南朝鲜遭受到的痛苦和羞辱，恢复被践踏的人权、良心、尊严和生活的希望，投诚到北半部来。

我在北半部过了17年，在这过程中，我体验到，这里是人的自主权利和生活真正有保证的地方，是民族尊严和智慧得到发扬的地方，是人们的希望和幸福得到实现的名副其实的地上乐园。共和国北半部的全体劳动人民，在金日成主席建立的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国家的主人，把政权和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手里，平等、自由地参加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人人都有工作，过着美好的生活，人人都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人人都为国家的繁荣和昌盛尽力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我从来到北半部起始，直到今天，一直享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种种好处，过着美好幸福的生活。

我在北方和南方过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说明了什么呢？这就是我要在手记里向大家介绍的基本内容。

渗透血泪的学费

在一切都听从金钱摆布的南朝鲜社会，学园也变成了营利的场所，许多青少年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许多学生为了弄到学费，出征“职业战线”，有的学生一再以卖血换取学费，甚至陷于绝望而自尽。

压在南朝鲜青少年学生肩上的学费，可以说是眼泪、叹息和绝望的代名词。

我在南朝鲜上过“国民学校”、中学和高等学校，饱尝了学费困难的滋味。像我家那样的贫苦农家，要及时交纳包括“公纳金”和各种杂费在内的昂贵学费，实在困难。家里只有一点湿洼地开成的水田和满是石头的旱田，在那里打出的粮食，养活一家家口都有困难，哪里还有学费！因此，大哥很晚才在“国民学校”毕业，二哥只读了四年“国民学校”就中途辍学了。父亲、母亲和哥哥们，为了供我念书，下了很大力气，可是仍没有一次能如期交上学费。为此，我常被罚站，哭了不知多少次，总像犯了什么罪似地抬不起头来。

我升入中学二年级时，有过这样的事。

有一天，要上二年级的头一堂课，学生们都怀着

愉快的心情上学去了，可是我心里一点也不轻松，更谈不上愉快。原因是我欠了两个月的（一年级时该交的）学费。在学期末，母亲到学校说情，又说定很快就交的，这才让我参加期考。可是，直到我在上二年级第一堂课那天，仍然没能把欠下的学费带去。

学校当局把没交齐学费的学生叫到院子里。全校有几十名。老师一人一人地讯问。有的学生说，出外挣钱的父亲还没有回来，眼下连吃饭都困难，央求学校延期几天；有的学生说，原来凑下的学费钱拿去给母亲买了药，怕再也不能继续上学了；有些女学生一见老师走到自己面前，还没等说话，就先哭起来了。

有一个女学生住在我家附近。我对她的家境是了解的。她没有母亲，家里只有父亲和两个弟弟。她母亲在几个月前为了给女儿凑学费，到亲戚家去借钱，回来时被美军的吉普车给撞死了。那时，美军撞死了行人根本不当回事，满不在乎地就跑掉了。受害者无处诉说。从那以后，这位女同学因为母亲枉死的原因是由于为她寻求学费，所以一听学费这个词，她就想起了母亲而恸哭流涕。

那一回，当老师来到我的面前时，由于我过去多次因为没交“公纳金”被罚过站，所以老师一眼就认出了我。

他摆出一副不愿再和我多费口舌的神情，上下打量着我，说：什么时候你把学费交了，你什么时候到

学校来。结果，那天没交齐学费的学生，都没能上头一堂课，被撵回家去了。

我在被撵回家的路上，想了很多。我把我家的情况和我们班里阔人家的情况做了比较。我怎么想也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家父亲和哥哥们整天累死累活地干活，竟连吃饭都困难呢？可是那些阔人家的孩子却挥金如土，为所欲为。读书到底有什么用？那时，我想干脆不念书了，跟哥哥们种地算了。

那天我一回到家里，家里人都带着疑惑的神情望着我。我也没有说一句话，把书包往桌子上一放，就走到卧病的父亲跟前去了。

父亲、母亲和妹妹都盯着我的脸，像是在问我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可能从我的神色上看出了什么。大家都沉默不语。这时，母亲用发颤的声音问我：

“孩子，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怕母亲担心，没把我被撵出学校的事告诉她。

“不会吧，你气色不对啊！快说说吧！”

“妈，您可真是的，您就甭担心吧！”

默默地听着我和母亲对话的父亲，这时忍着痛苦说：

“你是不是因为没有交学费被撵回来了？”

“爸爸，您放心，没事。”

母亲满面愁容地望着我。

我因为没钱交学费，只好呆在家里。我到住在我家附近的同班同学那里去借笔记本，在家自学。这个同学的家境也和我家差不多，因此他只好利用空余时间到一家饭馆去做清洁工作，挣点钱来贴补学费。他主张要想尽办法上学读书。他父亲是过去读过私塾的人，他对儿子说，人的贫富并不是命里注定的，而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越穷越应该努力学习。我听了这话，也觉得有些道理。于是我想，自己不能光靠父亲和哥哥，要靠自己的力量挣钱来学习。

起始，我想到河边去采矿石，可是因为我年纪小，人家不收我。母亲知道了这件事，说还不如去抓些泥鳅来卖，从此，我不论刮风下雨每天拿着竹篓去抓泥鳅。我把泥鳅抓来，由母亲拿到集市上去卖。

有一天，我到集上去找母亲。我一见到母亲，心里与其说是欢喜，不如说是悲伤。母亲穿着一身旧得褪了色的棉布袄裙，挤在人群里面，用哀求的目光望着来往的行人，希望人们来买她的泥鳅。我难过地望着她那凄苦的容貌。

“妈妈！”我喊着向她跑过去。

母亲一看见我，显出高兴的样子望着我。

盆里的泥鳅没有卖出去，放在盆上面的板子上还放着一些炒白薯蔓、山菜和玉米棒子。泥鳅是我抓来的，别的东西都是母亲当天上午准备的。我看着放在

板子上的那些东西，思绪万千。因为那些玉米是母亲从我家菜园周围掰来的（我们家乡不兴把玉米种在地里，只在菜园周围种一些，到时候煮青玉米棒子吃）。前一天傍晚，弟弟、妹妹和侄子看到人家孩子们啃玉米，就缠着大人煮玉米吃。父亲不让，还骂了他们一顿。可就是那些玉米，母亲忍痛掰了来卖，为的是凑够我的学费。想到这里，我心里难过极了。我细细地端详着母亲满是皱纹的脸。心想，今后我一定不能让母亲为钱发愁。为了读书，我依然每天去抓泥鳅，母亲也仍然到集市去卖东西。就这样，我凑凑合合地读到中学毕业，考进了咸安农业高等学校。

在上高等学校的时期，我为了学费，有时给人家去插秧，冬天就去干搬土的活儿。可是，就是这种活儿，也不是经常能找到的。

我在高等学校毕业时，欠了学校两个月的学费。管总务的先生看着我实在可怜，替我交了那两个月的学费。于是我终于拿到了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但是，有些同学却因为交不出学费而被撵出了学校。有一个和我要好的同学，为挣点学费曾到工厂去当徒工，不料两腿被皮带绞去，成了残废；另外一个同学却一直用卖血的钱来交学费，最后他实在走投无路，就自杀了。

病魔的巢穴

古语说，医术是仁术，医生是使即将熄灭的生命回春的人。可是在南朝鲜，医术的意义则完全不同了。在南朝鲜，医生把医术当做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没有钱，即便是濒临死亡的病人，医生也会置之不理。可以说，有些医生的听诊器不是按在病人的胸背上，而是首先按在“诊察”病人的钱包上，这样，穷人自然要受尽病魔的折磨，遭受痛苦了。南朝鲜是公认的“结核王国”；又是精神病患者占人口10%的“大型精神病患者收容所”；还是各种传染病蔓延的“传染病博览馆”；还是世界寄生虫学者拥来采集标本的“寄生虫王国”；更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性病、麻药中毒等各种社会性疾病猖獗的“王国”。这是南朝鲜人民生活凋敝不堪的结果，更是傀儡统治集团对保健卫生工作毫不关心的罪恶政策酿成的。

我在南朝鲜生活时，在为我病重的父亲治病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南朝鲜真是一个地道的病魔的巢穴。

我父亲生在乡下，从开始懂事就当长工，打短工，过着苦力生活。由于家境贫困，他的10个儿女，病死、饿死了5个，父亲也常常闹病。到了我上高等学校一年

级时，父亲竟卧病不起了，脸和身子都浮肿，小便也很困难。

我们劝父亲上医院去看看病，确诊一下是什么病，可是父亲就是坚持不去，硬是忍受着病痛的熬煎。他说，医院是挂牌子的盗贼，一走进医院，就会搞得人家破人亡。没法，母亲只好去东药房抓药来给父亲治病，可是没有见效。母亲又愁又急，甚至请巫婆来跳大神，还去算卦，求神保佑。可是，父亲的病仍一天天加重。

后来，我们只好借来牛车，把父亲拉到郡所在地的医院去诊治。这是这个郡里唯一的一家医院，医生也只有一名。

母亲和哥哥把父亲带到医院时，那里等待瞧病的患者排到围墙外面了，而且几乎都是患急病的人。其中有吃了掺石灰的油炸豆腐叫肚子疼的少年；有吃了冒牌药性命危在旦夕的年轻人；也有被慢性疾病折磨得十分痛苦的妇女……他们痛苦地歪扭着脸，不住地呻吟。好不容易才等到了父亲受诊。医生说是腹膜炎，并用注射器抽肚子里的水。可是抽的结果，连一滴水也没抽出来。医生重新诊察一番，然后说，父亲必须住院治疗，要先拿4万圆住院治疗押金。天哪，我们家吃饭都有困难，一下子哪里拿得出这样一笔巨款？再说即使想办法弄到了钱，父亲住进了医院，病也难得治好。所以父亲坚决反对住院。母亲因为父亲不能马

上住院就医，求医生给开个药方。医生在收了诊察费300圆、验尿费350圆、注射费200圆以后，这才给开了个药方。母亲四处借钱，到药房给父亲买药吃。可是父亲的病仍没有好转。母亲每次都要跑到昌原买药，因为没钱不能坐火车，而是走着去的。从咸安到昌原有80多里地。母亲去买药时，总要大清早上路，很晚才回来。就这样，父亲服药有一年多，可是病总不见好，仍然一天天加重。

父亲叫母亲不要再去买药了，他说，病反正好不了，不要白花钱增加债务。

可是，我们怎能听其自然，让父亲长病下去呢！即使卖光家产也要为父亲治病啊！我们把父亲在洼地开成的水田也变卖了。哥哥们为了多凑些钱，到几十里远的地方去打柴卖，还打零工。我们计划着凑够了钱，带父亲到马山的医院去治病。

我们挣一些钱，又借了一些钱，就带着父亲到马山的医院去了。

我和母亲一道，送父亲到马山的医院。意想不到的，医院大门外聚集了很多，哭声连天。一位失去了丈夫的老大娘哭诉着说：半个月前，她把儿子送进了这家医院治病。为给儿子治病，她变卖家产，连自己的衣物也变卖了，这才让儿子住了院。可是，住院一个星期也没能确诊。后来诊断为肝脓肿。医生说，肝脓肿动手术才能治好，要她拿出手术费。于是，她

为凑手术费，马上返回家乡。谁知等她带着手术费回到医院时，她的儿子已经被移到太平间去了。她的儿子是在做手术的过程中死的。从此，她失去了相依为命的独生儿子。另一边，有一个年轻人，抱着咽了气的母亲的尸体，悲痛地哭泣。原来，他母亲因为交不出住院费，在医院门前彷徨了几天以后，终于咽了气。

医院挂号室里也乱得很。那里有很多重病人等着挂号，他们已经等了好几天，肚子饿，身患病痛，不少病人神经质一般地吵起架来。我们好在有一个父亲的朋友给那里的一位医生写了一封介绍信，挂号倒没费事。在南朝鲜，如没有钱或“后台”，真是寸步难行。医生为父亲诊察后，诊断为尿道结石。医生说，必须动手术，要交出“住院押金”后才能办住院手续。当我们把父亲带到病房时，又目睹了一场惨景。病房里，有个病人躺在地上，原因是他没有按时交住院费，成了“医院俘虏”。病人是一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由于很重的脑震荡住院的。他欠下医院150万圆医疗费。他的父母变卖房产，才交了70万圆医疗费。医院方面说，把欠下的医疗费交齐，才能继续给病人打针，服药。由于医疗费没交齐，医院中断了对病人的治疗。病人的父母哀求说，让他们每月挣钱来分期交付欠下的医药费，并求他们让病人出院。可是，医院方面非要他们马上交出欠下的医药费不可，否则把病人当人质，不肯放走，也不给予任何治疗，眼看着病人就要身亡了。我

心里想，这哪里是治病救人的医院啊！我们把父亲留在这这样毫无人性的医院，心情十分沉重。

母亲回家后，同姑母商量，又去各处借了些钱，凑足了医疗费。医院要我们交4万圆手术费，住院费按一天1000圆计算，外加上药费、注射费。药费和注射费随着物价上涨而涨价。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拿出这么多的医药费实在困难极了。弄得不好，会使父亲成为“医院俘虏”。母亲对医院的情况是很了解的，因此凑齐手术费和几天的住院费，就赶忙到医院去了。

父亲已经动了手术。母亲交了手术费、住院费、药费和注射费，结果留下了不过几文钱。可是父亲的手术后果不太好，应该在医院再治疗一些日子。母亲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为难地叹息。父亲觉察到这种情况，马上叫母亲办出院手续。这样，父亲病没治好就出院回家了。

我们本想，不管怎样，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为父亲把病治好。可是一家人的希望归于泡影，全家人都为父亲的病忧虑。父亲劝我们说：

“不要为我太担心，这都是命该如此。在这块土地上，因为生病受折磨的何止我一个人呢。病魔专来缠穷人，医院见穷人就往外赶，只好听天由命啦。”

父亲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再不上医院，也不让买药。其实，家里也实在挤不出钱来给他治病了。

父亲因病而感到痛苦，全家人也总是愁眉不展地

过活。这正是在“病魔的巢穴”中挣扎的南朝鲜人民的生活写照。

无辜的“罪人”

马山中学和高等学校学生和市民以1960年3·15舞弊选举为导火线，奋起进行斗争，当时有过这样的事。

咸安郡警察署为了事先防止马山的斗争气势波及咸安的学生中，把我们学校的经营委员会成员抓去了。当时的委员长是朴同学、副委员长是我，纪律部长是李同学。警察署搜查科长开始把我们带到一个茶馆的密室。

这儿表面上是个茶馆，可里面的地下有完全密闭着的所在，和监牢一样。

那里放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

我们刚坐下，就端来了饭菜。我们觉察到，警察要用狡猾的怀柔手法整我们。

这时，纪律部长捅了我一下，暗示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就像事先约定似地一起站立起来。

搜查科长一看我们猛然站起，不禁被吓了一跳，立即着了慌，连连说道：

“有事要和大家商量，请不要误会。”

由于我们态度十分坚决，不肯顺从他，那家伙马上换了一副面孔，暴露出了他那凶残的本色。他说“近来学生的动向很不好。马山的学生都发疯了。”接着他诬蔑他们是“暴徒”，是“造反分子”。不许我们学马山的样子起来斗争，不然就不放过我们。

咸安离马山只有50多里路，那里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咸安。

从马山传来的“粉碎舞弊选举！”、“宣布此次选举无效！”、“李承晚滚下台去！”、“腐败政治要换掉！”这些口号正反映着我们的要求。

马山中高等学校学生和市民反对当局用欺诈、暴力和恐怖制造的3·15“选举”的斗争，反映了南朝鲜民众要求新政治、新生活的志向，同时也是他们对法西斯暴力积蓄已久的愤怒的爆发。

正因为如此，我们咸安的中高等学校的学生认为马山发起的斗争烽火是正当的，并想到自己也要汇合到斗争激流中去。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因此，我们对破口大骂马山中高等学校学生和市民的搜查科长十分愤恨。

可是我们想，眼下必须快些摆脱搜查科长的手掌，以便出去进行斗争。于是说：

“科长大人，如果没有别的事，我们就回去吧。”

科长怒视着我们，面孔青一阵红一阵，怒冲冲

地说：

“你想尝尝厉害的吗？你是想尝尝警察署的滋味的吧！”

“我为什么要尝警察署的滋味呀？”

“你是罪犯。”

“凭什么说我是罪犯？”

“你小子现在正在反抗我，所以你犯了反抗罪！”

“那，话也不让说啦？”

“好小子，我看你还强嘴！”

搜查科长说着冲李同学的肋间打了一拳。

李同学“啊——”地一声尖叫，斜倒在地上。站在他旁边的我立刻把他扶了起来。

朴同学愤怒地说：

“你这是做什么。打人合法吗？”

搜查科长怒视着朴同学，没有好气地说：

“你不懂什么叫法吗？你们这一伙都是有可能变成暴徒的危险人物。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

我们认为和这种人多说也没有用，便离开了那里。

这件事我越想越觉得冤屈。我脑子里产生了许多疑问：难道马山的学生真的是暴徒吗？难道我们真像警察说的是罪犯吗？当然不是。马山的中高等学校学生和市民为反对不义和欺诈，维护正义和良心而进行了斗争，怎么能说是暴徒呢。依我看，那些把他们诬为暴徒加以镇压的疯狂分子，才是真正的暴徒。我想，

把我们抓去，因怀柔不成，加上反抗的罪名当罪犯看待，这种蛮不讲理的行径只有残暴成性的法西斯分子才能干得出来。

回顾起来，有很多我的同学和老师都曾被诬为“罪犯”，挨棍棒，被关进牢狱。

有一天晚上，金同学为挣点脚钱充学费，背上背架上街找活儿，遇上警察巡查，被押到拘留所。那时，他们抓他的理由是，说金同学晚上在街上看了贴在墙上的传单。

有一位数学老师被说成容共分子抓去，理由是，他对学生们说，南方和北方是同一个国家、同一块国土，南方人和北方人是同一个民族，因此，必须尽早实现统一。

南边真是一块把人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糟践在法西斯刀枪下的“冻土带”！那里到处密布情报网，实行着法西斯棍棒政治；在南边，无缘无故地挨警察的打，被抓进拘留所或“教导所”的事是常有的。

有一位日本知识界人士访问南方后说：“饭店餐厅美酒溢杯，南山地下室（安全企划部刑讯室）里鲜血流溢”。

我们离开警察署，走了一段路时，只见学校那边学生们往四处走散。

后来得知，警察在把我们这些学生经营委员会成员抓走以后，同学校当局勾结，宣布了休学。他们的

这种卑劣勾当引起了我们极大的义愤。我们在当天就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对策，立刻组织了咸安郡内1000多名中高等学校学生的示威游行。

现在回想起来，和马山的学生们相比，我们的斗争搞得不够劲，只是喊喊口号，进行示威就算了事。

就拿我自己来说，当时还没有看透南方社会的真面目，只是看到一些表面现象而已。

失业和人生

我好好歹歹地高等学校毕业了，可是就业又是一个难题。

起始，我想留在家乡种地也罢了，可是哪里有地可种？再说，在高等学校毕业的人去种地，会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于是我决心到城里去。心想，到了城市，或许能去应考当公务员，也许还能再读几年书。其实，那只是虚幻的梦想。

我为找职业到马山去了。我去时，有个朋友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那是写给他住在马山的叔叔的。到了马山，我就先去找我那位朋友的叔叔。找到他家里时，正赶上他到工厂上班去了。只有他妻子和四个孩子在家。他们的房子是围了草帘子的窝棚，真是目不忍睹。在那狭小的难称为房子的“房子”里住着6口人。

他叔叔只好睡在厂子里，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想到我带着介绍信来找的竟是连他自己和自己的家属都难养活的人，我走出那家，不禁苦笑。

我在马山的街巷悠荡着，端详着来往的人。街上窝棚似的房屋点点可见，在那中间堆着垃圾。工厂的建筑像库房一样。背着背架卖零工的、为找职业彷徨街头的失业者、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的人，总之街上的人衣着都褴褛不堪。尘土、煤灰弄得房屋和人都变成了暗灰色。

有一天，我走过马山市的中心大街，发现了“招募公务员”的启事。我一看，是某个出口公司要招会计员，那里写明了考试日期和科目，还有须填写的简历表格式。

我好像碰上了救世主一样高兴，立即往那个公司走去。那里已经有很多高等学校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在等候，显然都是竞争者。听他们讲，因为申请人太多，不再接收申请了。还说，如果没有“复员军人证书”，即使考及格了，也不录用。听到这些，我想自己不必守在那里了。想到自己走投无路，看来还是得回家乡时，我头都昏了。

我无精打采地向车站那边走去。我走了一阵，突然从一个小胡同里传来小孩子的哭喊声。原来是一个绅士打扮的人在狠打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子。那孩子光着脚，瘦得皮包骨头，一头乱发，穿的是破裤子烂

衣服，显然是一个流浪儿。我走过去问那人，为什么打这孩子。

“这和你有什么相干……”

那个绅士说着，愤懑地看看我。而那男孩子则用求救的目光瞧着我。

“这小子就是前几天要偷我钱的扒手。”

那绅士这么一说，那男孩子哭诉道：

“不是的，他说瞎话，我没干过那种事。”

经了解，那孩子确实没有偷那汉子的钱。只是他伸手向那绅士乞讨。那孩子挺可怜。他爹早已去世，娘儿两个过日子，娘卧病，生活无着，靠给人擦皮鞋过活，可是因为他年小，鞋刷子、鞋油都叫大孩子们给夺去了，只好沿街乞讨。

据那个绅士说，前几天他在车站附近丢了钱包，那时他看见一个穿破烂衣服的孩子拼命逃跑。今天，当他看到这个孩子的破烂衣着时，就认为，这孩子是和那帮小偷一伙儿的，一口咬定就是他偷的。

我看到那孩子只因为穿着破烂衣服就被绅士当作小偷，还挨了打，心里实在感到不平，对那孩子产生了同情心，对那个没有确实根据就打人的绅士产生了愤恨。我对那人说：

“你不要打这孩子啦。”

那个绅士盯着我骂道：

“你这个乡老儿，原来你们都是一伙儿的。”

他可能是从我的穿戴上看出了我是乡下来的。

“你说什么？乡老儿？乡老儿怎么啦？你因为市里人，又有钱，就可以无缘无故地狠命打穷孩子吗？”

我实在气不过，说罢抓住他的手腕子，并叫他再说一遍刚才说过的话。他一见我那粗大暴筋的手，畏惧了，什么也没说就溜掉了。

那个男孩子看着这情景，可能心里挺痛快，抹去眼泪，向我鞠躬表示感谢。

在马山，占绝大多数的穷人由于饥寒交迫，无处栖身而哭泣，而那些财主一天里就要花销100万圆酒钱，甚至从外国买来一只价钱和一条黄牛相等的狗，给它带上金项链，用牛奶、牛肉喂养。他们才是真正的盗贼。

在马山根本无法就业，再说，我也实在不想在那里住下去，于是，我又回到咸安，混在数百万失业者的人流中彷徨度日。

骗 局

在北方举行政权机关选举时，公民都发挥高度自觉性去参加，不受任何人的指使。

在北方，全体公民对他们选出的议员候选人投赞成票，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自从来到北方，也多次参加过最高人民会议议员选举和地方政权机关

议员选举。每当这个时候，我也和其他选民一样，怀着同样的心情对候选人投赞成票。这和南方的情况，正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南方也搞“选举”，可是那只是一场大骗局。

我在高等学校毕业后，因为没有职业浪游四方，有一次，我碰见我在伽俾市上学时认识的一个人。他对我说，如果愿意跟他一起干，就可以让我吃上饭，还可以挣钱。我被他说动了心。于是，跟着他到了“甲乙旅馆”的一个房间。那里，躺着5个人，都是在那个市里数得着的打手。吃晚饭时候，端来了上好的饭菜。吃完饭后，有一个自称是“民主党”支部的人，告诉我们今后要做的事。也就是，要我们用拳头来帮助民主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从事竞选活动。

那时，“民主党”和“自由党”正为了争取本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能够当选，大搞竞选活动。参加竞选的都带着暴徒去阻挠对方的竞选活动。

有一次，我们到相邻的代山面去。那天正逢集日，赶集的人熙熙攘攘的。我们来到集市当中，有一个自由党国会议员竞选者站在一辆卡车箱上夸夸其谈地演说。我们按照民主党一伙的指令吵吵闹闹地妨碍他的演说，夺走了他的麦克风，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们那一边的暴徒立即跑来制止我们。可是因为力拙斗不过我们，被我们压回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哪里是竞选，简直是暴徒们较

量武力的场地！

对方被我们撵走以后，民主党国会议员竞选者出面进行演说。

那次选举结果，民主党国会议员竞选者当选。选举结束以后，我对他们再也没有用处。就把我甩掉了。我只好回到了老家，可是，那些骨干分子则大捞了一把。因为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家伙，为了今后在选举中利用他们，还得与暴徒的头目们保持联系呢！

我想在这里说明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政治人”和暴徒的勾结。“政治人”利用暴徒捏造当选，必要时甚至要动用警察和军队。

可见南朝鲜国会议员选举，是地地道道的骗局；而那些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人，全是在这场骗局中得胜的人。

在美帝国主义的庇护下进行的傀儡“总统”的选举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闹剧了。历届南朝鲜傀儡总统都是在刀枪庇护下搞舞弊选举上台的。

1960年3月15日，李承晚傀儡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扶持下用欺诈手法进行的舞弊选举就是一个实例。当时，自由党头头们为了搞骗人的选举，事先向傀儡内务部治安局下达了“秘密指令”。那个“秘密指令”是，“作为第一个方案”让选民总数的40%投自由党候选人的票。投票当日凌晨3时左右，将反共青年团和自由党党员部署在投票场100米周围的地段进行警戒。在投票前10分钟（早晨6点50分），要求在只有自由党投票区委员在

场的情况下，让选民们把选票投入票箱，其他的选民则从7点开始进行公开投票。要用收买或威胁的方法使警察方面事先组织的九人组给自由党候选人投赞成票。假如这一方案泄漏，就采用第二方案，即在搬运票箱途中换票的方法来补充票数。警察方面要把全部力量投入选举工作，对那些不采取提携态度的公务员要肃清，要把专职警察官任命为洞长、班长和里长，组编选举班。投票所的入口定为一处，由300名带袖章的人员和20名行动队保证投票所安全，警察官，要禁止闲人出入。

“秘密指令”下达后，为了指挥、监督计划的执行，又在1959年5月以后，把以“105号”、“108号”为代号的“秘密警察监督班”派往各地。

3·15舞弊选举就是以这种欺诈骗局为基础的，而且是在宣布“正式紧急警戒”的森严气氛中进行的。这次选举中施展的暴力和欺诈勾当，是历届南朝鲜选举中所没有的。甚至连美国出版的出版物对那次选举都作了这样的评论：“用棍棒打死人，警察的强迫，公开投票，成捆的选票，法律上的不平等，这一切就是使李承晚再次当选和李起鹏当选的局面。”

后来，朴正熙傀儡集团掌权后，这种选举闹剧搞得更加变本加厉。朴正熙傀儡集团在1963年10月15日总统竞选时，以及在同年11月26日国会议员选举时，搞的都是舞弊选举。当时，军事法西斯匪帮挥霍几十亿圆的

选举资金，并为有组织地搞选举骗局，发布了命令，10月14日甚至宣布了“紧急警备态势”。那时，所有投票所都搞了投成捆票、幽灵票、替代投票、偷窃选票、更换选票等欺诈勾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朴正熙傀儡集团竟让过去从不参加选举的傀儡军也来参加投票，增加自己的赞成票。1969年秋，朴正熙集团为实现长期掌权的野心，搞“三次选举修改宪法国民投票”的时候，我当时是傀儡军的中队长。傀儡军上层头头们把我们当中队长的叫到一起，说，要以中队为单位，各自组织投票，要分别掌握赞成票和反对票的数字，如不能保证争取90%以上的赞成票，就要罢免中队长的职务。他们强迫士兵在中队长监视下，投朴正熙的赞成票。结果，朴正熙匪徒分文没花就在傀儡军中获取了将近100万张赞成票。朴正熙就是这样用匕首、胁迫、刀枪等强权使其“当选”，以满足自己长期掌权的野心。至于全斗焕匪帮搞的选举骗局，所用手法之恶劣，又远远胜过朴正熙傀儡匪帮。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就不详作介绍了。

跑外营业员

我在1963年初冬到了釜山。

我去釜山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我有个表哥在他妻

叔办的酱油厂当送货员，我想到他们那个厂去干活儿。第二个目的是，有一天看到《釜山日报》职业介绍栏里登有一则消息，有一种职业最低工资8 000圆。

我先到表哥作事的酱油厂去找他。我一走进厂里，就大失所望。

那个工厂很像一个住家的库房。屋里有一根细小的烟筒和一堆无烟煤，酿造室也很小。

我那表哥出去送货去了，傍晚时候才回来。他见我，很高兴。可是当他知道了我的来意以后，不禁表示惊讶，并把厂里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原来厂里除了他以外还有3个人，而其中的一个人还要被解雇。因为不能正常生产，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表哥自己也正想另找事做。

那天晚上，我和表哥在主人家的上屋，像洋盆似的房间里蜷曲着身子睡了一宿。

第二天，我拿着从《釜山日报》抄下来的字条，去找登启事的单位——釜山市南浦洞9街38号韩银制药会社釜山代理店联系。走过釜山市弯弯曲曲的背胡同，我好不容易才在一所砖房二楼的亭子间找到了那个代理店。

我敲敲门走进去，里面坐着一男一女，他们惊讶地望着我。

我向他们打招呼后，说明了来意，并把家庭情况和自己的学历详细地告诉了他们。

主人听完我的话，点点头，叫我从第二天起开始工作。

他让我当他们会社的跑外营业员，还告诉我跑外营业员的任务是，推销他们会社出产的药品，上下班时间不做规定。药推销完，可以再来取。还一一说明，推销药品拿到的钱三分之一归我，一个月如果出售金额超过1万圆，可以获得1000圆以上的奖金。销售对象最好是学校的教员和机关的公务人员，出外办事要带着名片。

第二天，他们给了我“清心丸”等三种药，药价分别是800圆、500圆、100圆。我就这样成了卖药的。当时，我有这样的事做算是幸运了。

如果会社主人的话算数，一天400圆，一个月下来能拿到1、2万圆。真能这样就好了。

我想自己要努力干，挣些钱寄给父母。

但是，那不过是个幻想。我到处去求人家买我的药，各学校、市政府、各会社，凡是有公职人员的地方，我都走遍了，可是没人买我的药。

后来才知道，贴着“韩银制药会社”商标的药品，已是人人皆知的假药。我竭力宣传我带的药不是假的，可是人们已被骗了多次，所以根本没人相信我的话。我一天又一天地到处找买药的人，可是不但没人买我的药，还到处碰钉子丢人。

渐渐地我也怀疑起那药准是假的。要不，他们怎么会把药钱的三分之一给我呢？当我想到，自己受了骗，心里难过极了。我名义上是什么“跑外营业员”，实际上是个失业者。我到处去求情，只要给饭吃，我什

么活儿都肯干。我去过洗衣房、理发所、商店等等地方求业。可是，哪里也没人留我。晚上我睡在酱油厂宿舍，在街头小摊上买点小吃充饥。这样过了10天，从家里带来的钱全花光了。路费也没有了，想回去，也没法回去了。

我感到十分绝望，想到这下一切都完了。心想，我这副样子回家去，成什么话？那么，到哪里去呢？我简直不愿再活下去了。于是我无力地挪动着脚步，向影岛桥走去。我想到要含怨和这个世道诀别，怀念父母、兄弟的心意更加热切。不久我走到了影岛桥。这座桥是伸向南海上的小岛——影岛的。在釜山因生活无着而寻死的人，大都到影岛桥来投身南海，因此这座桥又被人们叫做“自杀桥”。

我走到影岛桥上，站在栏杆边，眼望着漂浮着油和垃圾的海水，等待着来往行人稀少的时刻。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叫我的名字。

“泰镇，这不是泰镇吗？”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念小学六年级时的级任老师。这太意外了。

“老师！”

我握着他的手，可是由于惭愧，抬不起头来。我肩上挎着药箱，穿着挺脏的学生制服，甚至想到自杀，这副不争气的样子让老师看出来，多么丢人，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老师好像一眼看出了我的心思，用手抚摸着我的背，一一问我这些日子里发生的事。我毫不隐瞒地回答了老师，还讲了我为什么到釜山来，以及到釜山后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到这桥上来，是想自杀的。

老师注意地听了我的话，因为太出乎意料，半天没说出话来。

他看到自己曾教过的学生，今天成为生活战线上的失败者，心里该多么难过呀。

“泰镇，一个人生下来，自有一死，可怎么好死得那么没有价值呢？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就想到了自杀？”

老师声音有些发颤。

老师的话深深扣动了我的心弦。我自我反省：是呀！我怎么堕落成了这么软弱的人了？

老师又语重心长地说：

“当然，生活是会有艰难的。挨冻挨饿，受人欺压的人不只是你一个人。这块土地上的景况，思想起来实在令人痛心。可是，我们决不能在这悲惨景象面前屈服。胸中要有雄心大志，要决心捍卫正义和良心，这样，总有一天会见到光明。但是，自由和真正的生活不会自行到来。”

老师还劝我，釜山这地方你不能再呆下去，要赶快回故乡。真是一位好老师啊！他从死亡线上拯救了我，使我恢复了生命的活力。可惜我当时没能全部理解

老师的话。不久，我从老师那里拿到路费后，立刻回故乡了。

今天，在南半部土地上，像我当时那种处境的人是不计其数的。

前不久，据南朝鲜傀儡们发表的材料，南朝鲜10万人当中，就有30来人自杀。这等于说，一年里有1.14万多人自杀。那些自杀的人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想对他们说：

“既然能下决心自杀，不如决心投身于推翻使他们陷于这种境地的险恶社会，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

悔恨和烦恼

我从釜山回到故乡，没有一个人欢迎我。见了邻居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家里的境况简直没法说，母亲天天愁没米下锅，我心里实在感到不安。结了婚的哥哥他们占去了一间屋，剩下的家口都住在另一间屋里。睡觉时，连腿都伸不直。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故乡也不好久留了。有一天，我怀着侥幸的心理，到郡所在地的朋友家去了。

这天早晨，我在大街中心看到招募“陆军干部候补生”的大纲。我心里想，要去考干部候补生。如果当上了军官，可以说无愧于高等学校毕业生的体面，而且

马上可以解决就业问题，生活也不用发愁。

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只是长吁短叹，呆了半天才说：

“你为什么偏要去干别人都不肯去干的事呢？成了军官，就得当一辈子军人啊！”

看来父亲不大赞成我去应募。可是，他也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来。

过了几天，我到“陆军干部候补生”招募处去应招，身体检查、考试我都合格。就这样，我于1964年6月初进了论山训练所。因为我是非军人应募合格者，在到光州步兵学校接受候补生教育之前，先得在论山训练所进行十周的新兵训练。

我刚进论山训练所时，心里还挺兴奋。心想，要赶快成为军官，恢复自己的“体面”，也不用愁没钱花，但我经过论山训练所和光州步兵学校的训练后，才逐渐省悟到自己是多么地愚蠢。

论山训练所的一天，以体罚和打骂开始，又以体罚和打骂结束。简直就像在地狱里生活。这当然是痛苦的事，可是比这更痛苦的是心中的疑惑，对一切都感到不可信。

在论山训练所，军官们从一开始，就像牛马一样地对待我们。

有一天，一个连长训话说：

“新兵训练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精神统一。换句话

说，给什么就吃什么，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养成这种精神。我把话说在头里，如有对军官不服的，哪怕是丝毫的表现，也将尝到我们的利害。”

有一天，我吃过早饭，同5名伙伴一同到溪水边去洗饭碗。突然，连长大吼一声。他找碴子说我们没有排队。于是，体罚开始了。他下口令：

“就地趴下！用嘴叼碗！依次向溪边匍匐前进！”

我们只好按照他的口令，在地上爬行。

有一个训练兵把叼着的碗掉在了地上，连长就跑到他跟前，用穿着皮鞋的脚乱踹一通。

“你们这些小子，要尝到这个滋味，将来当上军官才会知道该怎样对待士兵。”

连长这回又下令叫我们做“兔子跳”、“鸭子步”。我们被捉弄得筋疲力竭。可是，他还没有撒够气，让我们站成一排，挨个儿用脚踢我们，而后才离去。

在论山训练所期间，我们还受到诸如“捉耗子”、“轰炸元山”、“冻明太鱼”等种种体罚，简直是残忍的酷刑。

训练兵们对军官恨之人骨，怨声越来越大。

一个马山籍的训练兵，受不了中队副官的暴行，在盥洗室上吊自杀了。

目睹这些情况，我心里产生了很多想法：

“成了军官后都要变成像中队长和中队副官那样的人吗？难道我为了成为那样为士兵所仇视的军官、对士兵施行体罚的军官才到这里来的吗？我不能走那种

罪恶道路。”

我就这样心绪不定地过了10周，结束了在论山训练所的训练，于1964年8月末，进了光州的步兵学校。

步兵学校的生活同论山训练所差不多，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每当挨棍棒，受体罚时，都要强调当上军官后一定要以同样的方法对待士兵。

在头4周里，训练教官在训练时，不让我们坐下。腿都站肿了，还要站着硬挺。如在内务班外头被他们看见我们坐着，他们就吼叫着：“你就这么点本事？”于是一连给你几拳。所以不论是在内务班里头或外头，或者是在训练场、讲议室、厕所，我们都要提心吊胆。

军官们对训练兵干尽坏事，却大言不惭地说：

“你们在这个学校毕业后，将和我一样，带上军官阶衔。要当上军官就要学军官的气质，要决心为反对共产主义献身奋斗。要把士兵当成奴隶或囚犯对待才会听你的。你们现在所受的体罚也就是将来你们施加给士兵的体罚，所以你们要忍着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当军官越发感到后悔，当初真不该到这里来。可是后悔也晚了，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一年的训练期过去了。我得到了少尉阶衔。

从此开始了我那可咒的一段生活，开始走上了无法洗去的民族叛逆的道路，可是我当时并没有领悟到这些。

“流动酒保”诉苦

“流动酒保”，这是在训练兵之间通用的话，意思是“流动军人商店”。

训练兵们把那些以他们为对象做买卖的小贩叫做“流动酒保”。

铁丝网周围和训练场周围，只要是能和训练兵接触的地方，都有少年、少女、姑娘、妇人、老大娘出现，这就是所谓的“流动酒保”。

论山训练所也有几百名“流动酒保”。他们实在可怜得很。说训练兵的处境凄惨，那些“流动酒保”的处境也够惨的。

有一天，训练兵们做过匍匐训练后，在休息时间，到厕所去了。这时，突然来了一群“流动酒保”，个个都拿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叫训练兵们买。“流动酒保”中，还有到了该出嫁年龄的大闺女。

我心想：钱再好使，一个姑娘家怎么能跑进厕所里来卖东西呢？

这使我很难为情，感到受了侮辱。可是又一想，她们要躲着机关兵（在训练所服务的士兵）和组教官（一个组的负责人）做买卖，厕所是再合适不过的地方了。再说要买点糕或饼干来吃，也只有赶上厕所的机会。

姑娘们和正在解手的训练兵讨价还价，脸上却没有一点羞愧的意思。可能在她们看来，训练兵不像个人。

在我之前，一个训练兵解手后从一个姑娘那里买了一些糕放在嘴里，没有给钱就想走掉。

姑娘要他付钱，他说没有钱，于是两人争吵起来。

这时候，组教官突然出现，抬脚就踢那个训练兵，然后转过身来夺“流动酒保”的东西。

“流动酒保”姑娘抓着包着东西的包袱，哭着哀求说：

“请你行行好吧！”

姑娘抓住包着东西的包袱哀求。可是组教官却更加凶狠地吼道：

“你这个‘游击分子’，你休想叫我徇私情！”

训练所把“流动酒保”叫做“游击分子”或“越共”，意思是“流动酒保”们常常是藏在暗处见机行事的人。

组教官使劲夺姑娘手中的包袱，结果包在里头的东西全撒在了地上。姑娘急得哭了。她抽泣着说，妈妈卧病不起，为了养活小弟弟、妹妹，只好干这“流动酒保”。听了她的身世，实在叫人同情。

可是，眼下的世道是“睁着眼睛也难保鼻子安全”的，没人敢替她说话。

正在姑娘哭着诉说的功夫，在场的人却你一把我一把地把撒在地上的东西全拣走了。姑娘又气又恨，冲

着训练兵们说：

“你们是人吗？你们都是贼。”

可怜的姑娘没法，说完，只好凄苦地走了。

在训练所里，还有过这样的事。

当我们在一个小山坡上进行匍匐训练时，有一个女“流动酒保”不知什么时候夹进了训练队伍里，她一面爬行，一面做买卖。不料叫军官发现了，连东西带钱全被夺了去。正吵吵嚷嚷间，训练兵们都围上来看热闹。这时出乎意料，一个训练兵认出那做“流动酒保”的女子正是他的姐姐，于是大声地呼叫她。原来，前几年姐姐为了替弟弟筹学费，离开了家。做梦也没想到她在这里干“流动酒保”这个行当。姑娘听到呼唤声，转脸望去，不禁呆了。当她清醒地认出这训练兵是自己的弟弟时，禁不住地扑了过去，放声哭了起来。

副官走过来吼叫着，把他们分开，带走了她弟弟。

姐姐望着弟弟的身影泪如泉涌。

不懂事的女孩子哭叫时，一听说要把她嫁给训练兵，就会停止哭闹，可见训练兵的处境是多么不堪设想了。他们的生活简直不如牛马，天天挨揍，受体罚，穿的是一身满是泥垢、汗碱的破衣服。

“南侵威胁说”的真相

我从“光州步兵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156号P”前沿监视所当哨所长。

监视所前面，临津江蜿蜒流去。在这里可以一眼望见临津江彼岸的北半部土地。我出生以来头一次看到北方的土地。用潜望镜可以看到人民军和做庄稼活儿的农民。

那里有河山，有草木，土和水都不呈红色，但我以一种异色的成见望着北方，把那里的人们看成是“敌人”，觉得他们就要“南侵”。

在“万民乃万民之敌”的生存竞争的南朝鲜，使我养成了不把人看做同胞而看做生存竞争对象的习惯。尤其是，在“人民军就要南下”、“北半部没有自由”之类的宣传以及诽谤北方共产主义的宣传毒害下，我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很不正确，不能辨别黑白。我把枪口对准人民军，阻止他们“南侵”看作是“自己的本分”。所以，我在士兵们面前也大谈人民军的“南侵威胁”，鼓动士兵们对北方的敌对情绪。这是极大的罪恶。

可是，我在前沿生活的一段日子里，逐渐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

我看出：不是人民军要“南侵”，而是南朝鲜傀儡

军在美国的唆使下准备北侵。他们狡猾地捏造“南侵威胁说”，不过是骗人的谎言。

有一天，那是我开始在前沿生活不久的一天。

师长的副官说，美8军司令就要到哨所，要我们准备好情况汇报资料，无论谁来问都要好好回答。

回答的内容是：最近两个月间在师防守区木栅线（现在是铁栅线）上有过8次交战，杀死“间谍”11个，与我师对峙的人民军○○师增强了包括坦克部队的一个团以上规模的步兵力量，在对面×××高地后边做好待命的攻击态势。这一切行动表明今冬临津江一结冰北方就企图“南侵”，鉴于这种局面，必须增强美军，及早提供现代武器，等等。

听了这番布置，我心里明白，这完全是捏造。

我向师长副官说，怎么能捏造出根本没有的事实呢。

师长副官一听，瞪眼发脾气说：

“金少尉，对这样的回答，你有意见是吗？”

我没有回答，不，我也没法回答。如果我回答说是有意意见，那他决不会饶我的。

他看我不敢回答，就说照他说的整理材料，然后扬长而去。

第二天，师长来了，又加了一道命令。要我们在回答昨天副官布置的那些话时，必须使用英语。过了几天，南朝鲜傀儡军的军长和师长，陪同美8军司令、

《纽约时报》总编和“东京分局长”来到哨所视察。

美8军司令登上了望台，傀儡军师长奴颜婢膝地汇报着早已做好准备的情况。师长说了一阵，因为心里发慌，混用英语和朝鲜语乱诌一气。傀儡军长一听，急了，瞪起眼睛要副官代替师长用英语汇报。羞得师长面红耳赤，不知所措。

师长副官继续汇报情况。

美8军司令傲慢地翘着一条腿，斜身坐着，抽着吕松烟，嘲笑军长。

军长和师长唯唯诺诺的样子显得怪可怜。

汇报完情况以后，美8军司令对《纽约时报》总编和“东京分局长”说，事态既如此，要以此为根据做文章。他还同随行人员扯了一阵，像是在策划什么计谋。

我目击这种情景，满脑子生起了疑团。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凭空捏造这种根本不存在的假情况。看来他们以前叫嚷的“南侵威胁说”，也是这样捏造出来的。

我开始怀着不同于过去的新的看法眺望北方。联在一起的山河与田野都很美丽；人民军仍然守在那里，但向从来没有朝南方放过枪。

我不禁想到，为什么同胞之间要持枪对峙呢？

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想法，是从民族感情流露出来的。我的这种感情可能是在学历史的时候读反日义兵故事时萌生的，也可能是中学时期汉文教员

讲朝鲜民族的骄傲时萌生的。

在东豆川

南方社会是美帝国主义的洋风席卷的“外国人住的我国”。

4万多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盘据在南方，肆意蹂躏那里的一切。

南方变成了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基地村，在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铁蹄下，人们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东豆川和汉城梨泰院洞可以说是“外国人住的我国”的缩影。

有一次，我为了参加师举办的“原子教育”到东豆川和梨泰院洞，目睹了那里的种种情景。

东豆川位于汉城以北40公里处。

的确，那里是“南朝鲜的异色地带”。街头的各样牌子一色是英文的。建筑仿佛拍摄影片用的布景，错落其中。美军士兵挽着西方小姐打扮的朝鲜女人，嬉戏着窜来窜去。

在东豆川邑市街中心的色渊洞和保山洞，专门为美军开设的“游乐场”、“夜总会”、“高级饭馆”、“酒店”，鳞次栉比。

那天，我走进位于街头中央的一家电影院，目击

了不堪入目的秽行。

在我前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个美军士兵，他搂着一个朝鲜女人。我一眼就看出那个朝鲜女人是个“洋公主”。

我从来就不把“洋公主”当人看，她们给洋人卖笑卖身，只能算是人间的渣滓。

所以，我从看见那个美军士兵和“洋公主”的瞬间起，心里就感到恶心。

不出所料，电影一开演，美军士兵就跟“洋公主”淫秽作乐，丑态百出。从他们座位四周，传来不断的骂声：

“这是哪里来的脏货？怎么好那么活着？”

“洋公主”听到人们骂她，就要站起来。

美军士兵硬拉着“洋公主”的手不许她站起来，还劝“洋公主”说：

“没关系，你是我买来的。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转卖掉。”

“洋公主”只好无可奈何地坐着。

我讨厌“洋公主”，但又觉得她怪可怜。这增强了我对美国鬼子的憎恨。

“她该不是聋子吧？真是下流货。”

从这里，从那里传来的骂声仍然不绝，“洋公主”实在坐不住了，只好跑出了影院。那个美军士兵也只好气冲冲地跟着跑了出去。这时候，电影院里的漫骂

声才消失了，人们这才肃静下来看电影。

看完电影，人们走出影院，只见许多人围着什么东西在议论纷纷。

我出于好奇，也往人群那儿走去。一看，我惊愕了。

原来是那个“洋公主”倒在地上发出悲鸣。她的衣服被撕破了，上身几乎都露了出来，满脸都是伤痕。

据了解，那个美军士兵在走出影院以后，野蛮本性毕露。他追赶上“洋公主”，狠命地踢她，打她。然后，从衣兜里抽出小刀，要刺她。

这时，在旁边的一个中年男子，一把抓住那士兵的手腕，叱道：

“你们美军声称是南方民众的保护者，难道这也是保护吗？”

“你滚开！”

美军士兵又向那个中年男子扑过来，吼道。

这时，过路人都纷纷集拢来了。

美军士兵见事态不妙，才慌忙溜走。

听了人们的叙说以后，我越发感到“洋公主”可怜。不管怎么说，她终究是与我们同一血统的同胞，是谁给美国佬那种为所欲为的权力的呢？想到这里，我感到撕心裂肺的痛心！

就在此刻，在我眼前又浮现出不久前连里一个士兵诉说的遭遇。

那个士兵被征入傀儡军的时候，家乡已有未婚妻。她在某个服装店工作，患有“脊柱神经症”。在未婚夫被征入傀儡军以后，她的病情加重。那时，美军基地的一个美军士兵，把一笔钱借给了她的父母，尔后以借这笔债为由，逼她为妾。那个士兵从自己的朋友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怒不可遏：

“美国鬼子把我的未婚妻抓去了。我不能饶他。”说着，他求我给他几天假，回去找那个美国士兵算帐。

那时，我不体谅那个士兵的心情，反而责怪他说，不许你辱骂美国人。

想到这些往事，我不禁感到自咎，也更加憎恨美国鬼子。

我离开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基地村——东豆川的时候，心里想到：这个国土上的妇女惨遭美军糟踏的惨剧，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她们毕竟是与我们同一血统的同胞，是我们“国军”的姊妹！

“强制志愿书”

我所属的九师（“白马”部队）转移到杨平后，过了两个月，部队士兵议论纷纷，说：“白马”部队要派到越南去。不知谁散布那种消息，士兵都心烦意乱，中下级军官也在背后嘀嘀咕咕。

有一天，七连二排长安中尉找我来问：“你听说要把我们派到越南去的消息吗？”我根本不信安中尉的话，对他说，要派我们部队到越南去的说法很可能是风传。

安中尉听了我的话，说：“喂，金少尉，你真够天真的，美军在越南搞得进退维谷，他们想把咱们拉过去当炮灰。”

我反问道：

“为什么要我们去替美军送死呢？不会的。美国人民反对把美军派到越南去，难道我们民众就会支持把自己的儿女派到战场去送死吗？”

安中尉对我这单纯幼稚的逻辑无可奈何，只好哈哈大笑。然后说：

“现在，我们只能听美国摆布。等过一个时期，你也会明白自己的处境是什么样的。”

事实上，我没能领悟安中尉的话意。当时我还对美国抱有幻想，认为美国不会做出那种事。在梨泰院洞和东豆川目击过美国鬼子跟朝鲜女人淫秽作乐的情景后，仍以为这仅仅是个别人的过错。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懂得了过去我受骗了。

我与安中尉见面不久，传下了营部军官紧急集会的指示。据说是师长要到营部来。

营部军官不知为什么事要紧急集会。只是面面相觑。因为在通常情况下，部队全员转移师长才会出面。

有的军官猜测师长下到营部可能是为了检查军官

们的战斗准备状态；有的想或许是真的要被派往越南。

在这种紧张气氛中，师长出现在讲台上说：

“今天，我部面临一项光荣任务。我们部队被派到越南去。我们派兵到越南去，是‘对6·25参战国的报答’，是为了捍卫自由阵营。你们要懂得这一点。现在，由军官起，就地写志愿书。副官和营长立刻执行。”

师长说到此，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师长刚说完，师长副官和营长给每个军官发了一张志愿书表格。

在志愿书表格里写有为“捍卫自由阵营”赴越参战，甘愿牺牲等内容。然后在底下签上名字。

军官们一一接过志愿书，但没人签字。师长看了，大喝一声，说：

“磨蹭什么？签个字就那么费劲吗？军官要有军官的气派嘛！你们以为不签字就可以不去了吗？快签，没时间等。”

他强制我们在志愿书上签字。

军官们无可奈何地签了字。

师长把军官们的志愿书都收起来以后，说：

“从现在起，军官该做的事很多。首先要防止士兵开小差。上厕所的时候，让他们只穿裤衩，要下士官以上军佐持枪跟去。在操场上，要随时掌握人员，指定监视军官，做好监督工作。我说明白，哪个排出现逃兵哪个排长就要依军法处治，罚以不光彩的退伍。”

师长在威胁了一通之后走了。

此后不久，在南朝鲜报纸上，刊登了“白马部队”全体官兵志愿开赴越南的报道。

官兵们都对此嗤之以鼻，我也感到愤慨，心想：

“像囚犯似地隔绝与外部的联系，做这种欺骗宣传像话吗……”

可是，因为保安人员红着眼要找碴子，人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派兵到越南是确定了的，团里有了美军顾问。团的美军顾问比团长差一级，是中校。

本来，傀儡军的军部里，都有美国顾问控制一切。一进入战斗态势后，团里也派了顾问。

我的疑问更加多起来了。

团长要按照顾问的指示行动，团则按团长的指示行动。那么团也罢，师也罢，军也罢，都算是什么呢？“国军”算什么东西？

答案是一清二楚的。

“国军”就是握着美国给他们的枪杆子，照美国指示的目标，由美国操纵着行动的美国的傀儡军。

这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这一点，通过他们去越南参战的过程得到了证实。我也目睹了这些事实。

美国的雇佣兵

我从1966年9月起，在越南战场上度过了13个月。

在这期间我切身体会到南朝鲜“国军”是地地道道的美国雇佣兵，是替美国当炮灰的。

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使唤我们，像主子对待长工一样地蔑视我们。

9月2日上午10点左右，我们乘着美军舰抵达南越的某处登陆。从那儿坐汽车到机场，等了足有4个钟头才坐上飞机。到了机场以后，又是在寸草不长，烈日暴晒，气温超过40℃的机场跑道上等了4个钟头。我们全体官兵身子都像被热水煮沸了一样，携带的东西像用火烤的石头似的滚烫。

至于飞机内部的温度与难耐，就需要加上一个“更”字了。

我们坐的飞机定员为58名，可是把椅子都搬出来，硬是坐进了232人：182名战士和团长等团部指挥官50名。携带的东西要用手拎着。人们站着都感到挤得慌，一点空隙也没有。人身和携带品都散发着热气，令人窒息。官兵们都想伸出脖子朝机壁上段喷出的冷却水方向呼吸，但即便那样也无济于事。

可是，美军乘务员坐的地方就完全两样了。那里

开着电扇，而且有冷饮喝。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想起在南越，“国军”备受美国鬼子欺侮的情景，就是现在我也感到怒火中烧。

有一天，去搜索的我们连的几个士兵被“越共”的枪打伤，需要立即把他们送往团驻地绥化的海岸去。可是这段路程很难走，需要经过沼泽和森林，所以要抢救他们的生命，必须用直升飞机。团长要求美军驾驶员调用直升飞机。

美军驾驶员听了团长的话，嗤之以鼻，说他管不着。

团长连一句话都不敢再说。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一切由美国顾问控制。所以，美军上等兵也不把傀儡军团长放在眼里。

有一次，连长对我说，美军指示，带两个班到美空军基地的码头去（当时，我是团“搜索连”二排长）。

我们到那里一看，有只小铁船停靠在那里。

船上有两名美军士兵，他们向我说，东边海岸，有一只“越共”船只被击沉了，要我们到那里去搜索核实战果。我向翻译问了问具体情况。翻译说，那只“越共”船只，是美军直升飞机在过海飞往绥化时开火击沉的。

我一听，不禁怒火中烧，心里骂道：

“狗东西，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去？”

东麓海边是“越共”的活动区，去那里是十分危险的，所以他们不敢去，这才派“国军”到那里去。我不禁脱口说出：

“活该我们去送命！”

美军士兵察觉我不俯首听命，狠狠地盯了我一眼，骂道：

“他妈的，你想怎么着？”

我气不过，和他顶撞起来。

翻译(南朝鲜傀儡军中尉)劝架说，那样顶撞不会有好处，还是去一趟的好。

我只好压住怒火，既然身为美国佬的雇佣兵，顶撞只能招祸。

只好逆来顺受，带着士兵到现场去了。

被击沉的船，是用竹子编成的，简陋不堪。船上有两具渔人打扮的尸体。

为了核实他们如此微不足道的战果，竟把我们派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想到这些，我抑制不住对美国鬼子的憎恨。

美国鬼子在南越的野蛮行径，说来令人发指。

有一次，我们去搜索一个村子，那里有高大的椰子树，房屋周围有香蕉树。整个村子，空荡荡的。到处尸体狼藉，恶臭扑鼻。井里还浮着孩子的尸体。

后来我听说，几天前美国鬼子来到这个村子，声称这里的农民与“越共”有联系，肆意屠杀。

美国鬼子说，要把全村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全杀光。这才出现了眼前那惨绝人寰的情景。

美军和南朝鲜傀儡军所到之处，越南人民鲜血成

渠，村庄被烧光，田地荒废。

我做了嗜血成性的美国的木偶和雇佣兵任他们使唤，想起来感到十分可耻、痛心。

我不想继续过这种可耻的生活。

我盼望早日离开越南，摆脱雇佣兵的处境。

可是，直到我离开越南回到南朝鲜为止，尽管为此进行过挣扎，但未能找到可以摆脱雇佣兵处境的道路。

被遗弃的傀儡军中尉

我从南越回来后，立即去找“釜山第五陆军医院”。

我想去探访在南越战争中两条腿受伤，比我先回来的安素奉中尉。

他是七连的排长。我与他关系亲密，在“论山训练所”一块受训，又一块被派到南越。他幼年丧母，没能上学念书，只好做报童，擦皮鞋，受尽了折磨，后来又被抓进了傀儡军。平日，他遇到什么事就找我商量。我们到了南越以后，他找我更频繁了。有时还向我诉说受美国鬼子欺辱的苦衷和对美国鬼子的愤恨。

有一天，我听到人说他编入美国鬼子的“鬼怪作战”参加袭击战，受了伤，就急忙去看他。原来他踩中了地雷，两条腿都受了重伤。

那时，被派到南越的许多南朝鲜傀儡军，有的被

越共打死，有的淹死在沼泽里，有的踩中地雷送了命。绝大部分人连尸体都没人管。安中尉还是很幸运的。

当天就让他乘飞机回釜山就医。从那以后，我一直不知道他的消息。所以我返回南朝鲜以后，立即去看望他。

我到了釜山“第五陆军医院”，但没见到安素奉中尉。

住院的军官告诉我，他截断两条腿，一个月前出了院。我无精打采地走出医院，也想过要去探访他的家乡，可是没有功夫去成。我心里闷闷地想着心事，走到釜山车站，我发现一个男子汉两腿跪着向人乞求。我顿时被惊呆了。

褴褛的衣服，消瘦的脸，像耙子似的手……

我赶紧凑到跟前，禁不住喊他的名字：

“安素奉……”

站在旁边的人和安素奉都回头看我。

“老金，你怎么来了……”

安素奉跪坐着，伸出手吞吞吐吐地问我。

我把他带到了背静的地方，问他：

“安素奉，你为什么不回到家乡去？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我这么一问，他噙着眼泪说，他已经无家可归了。他具体地向我诉说了他的遭遇。

安素奉被派到越南去以后，父亲就病故了；妹妹

被抓去以“人力出口”为名被卖到外国去了，未婚妻见他没了两条腿，一去也杳无音信。他唉声叹气地说，现在没有活路了，几次想过自杀，但一想起被卖到国外的妹妹，又不忍心那么做。

我安慰他说：

“别哭了，也许会有活路的。活人的嘴还能叫蜘蛛给网上吗！”

“我为受了骗而窝火。兔死狗烹，这个世道，怕你还不全了解呀！”

“怎么能那样呢？我们被派到越南的时候，不是说像你那样受伤的人会得到照顾吗？”

“都是谎言，是为了让我们当炮灰编造的。我就是——一个例证。”

我不能再说什么了，因为他的话是实实在在的現實。

我劝他回家乡，并给他买了车票，还给了些盘缠。他谢了我。

可是，那又能给他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回到部队不久，就听说他回家乡以后，因为没人照顾他，终于自杀了。

被遗弃的安素奉中尉的这一惨剧，正是南朝鲜傀儡军处境的写照。

新的发现

我从南越回来以后，被分配到“第七补充教育团”当教官。“第七补充教育团”，是对即将派到越南去的官兵进行预备教育的。教官和主要指挥成员，大都是去过越南的军官。我身为搜索侦察教官，要对即将派到越南的补充人员给予搜索侦察训练和给他们讲课。

搜索侦察训练没有特定的教材，多半讲的是去南越的“经验”。

我对被教育者进行训练，却觉得他们很可怜。

因为他们是美国的雇佣兵，被派到南越的热带密林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把命送掉，或者被遗弃掉。

那时，我本应该对他们如实地讲在南越受欺侮的南朝鲜傀儡军的处境。可是，我为了守住那不值一提的“体面”和“地位”，不敢照直讲出来。再说，我即便说了，他们仍然得去南越战场送命。

我只是对他们讲，去越南别挥霍，就是一文钱也要多挣。要有外汇“国家”才能富。国家因为穷甚至搞“人力出口”，怎么能挥霍浪费呢？我尽扯诸如此类的谎话。

可是，有一次我却在兴奋中对被教育者说出了我对美国的看法。

“在派到南越的军队中，数‘国军’最可怜。它是美

军的挡箭牌。今天，谁都知道我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我国是日本的殖民地。可是，那时没有民族意识的人，可能还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将来，也许我们的后裔会说我们曾生活在美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有意识地为了唤起反美情绪。

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向更替的教育对象讲这些话。那时，他们的反映很好。

可是，一年以后，在“最终评价会议”上，我过去讲的那些话都成了问题。

“最终评价会议”是对“补充教育团”一个月的集训情况予以评价，提出意见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主要指挥成员及军官，还有保安队人员。

那天，“最终评价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保安队少校站起来找碴子说：

“搜索侦察教官金泰镇中尉在讲课时说过‘韩国’是美国的殖民地。对这一点要搞清楚。”

场内气氛紧张起来。

这种会议，只许教官班长参加，教官不许参加，所以我没参加会议。

与会者们感到很意外，只是歪歪头。

补充团团长听了保安队少校的话，沉默无言地坐着，好像陷于沉思：

“金泰镇要是真的说过这些话，岂不成问题。如果

此事报上去，我将提级为‘准将’一事，也可能受到影响。”

补充团团长环视一下会场，大声向保安队少校说：“他不是那种人，教官班长要澄清这件事。”

保安队少校又站起来说：

“他说的话容共气味太浓，是个绝不能等闲视之的问题。”

保安队少校固执己见，硬要把我说成是容共分子。

补充团团长对保安队少校那盛气凌人的反驳十分反感。可能是伤了他的自尊心。于是团长更讨厌他，装着没听见他扯的话。

团长的这种态度，使得保安队少校也没再多说什么就坐下来了。第二天，他就因事到越南去了。

后来，教官班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在“最终评价会议”上保安队少校挑起的问题，问我有没有在被教育生面前说过“韩国”是美国的殖民地的话。

我说我没那样说，只是说过“也许我们的后裔会说我们曾生活在美国殖民统治下。”

教官班长圆瞪着眼，感到惊诧，瞧着我说：

“那岂不是一码事吗？保安队少校已去了越南，不然你可真要遭殃。今后绝对不许说那种话。”

教官班长和我早就有交情，在越南时，他是我们的连长。

不知是他重感情，还是对我所说的南朝鲜是美国

殖民地这话有同感，他再也没说什么。

我觉得这事侥幸过去了，但我的想法却毫无变化。

后来，我离开了“第七补充教育团”，被调到最前沿的警戒地带。

憧憬与钦仰

我向来不关心社会政治，对现实视而不见，可是北方的消息使我睁开了眼睛。

1968年1月发生了美帝国主义武装间谍船“普韦布洛”号事件。

“普韦布洛”号被截获以后，美帝国主义者企图以武力威胁和恫吓使北方屈服。美帝国主义叫嚣什么要“武力报复”，把曾投入侵越战争的核航空母舰“企业”号、4只航空母舰、3只巡洋舰、22只驱逐舰编成“71机动舰队”，调到东海岸一带，企图封锁海岸。又从日本冲绳把两个飞行队投入到南朝鲜。敌人在南朝鲜大批增强其陆海空军侵略武力，命令包括傀儡军和仆从国家的军队在内的所有侵略武力投入紧急状态，甚至动员美国本土的一部分军队，对预备军下了动员令。美帝国主义者声称要采取所谓“报复措施”，叫嚣什么“必要的话，要攻击元山港”，“要轰炸北朝鲜的战略目标”，还向北方提出“赔偿损失”。

局势日趋紧张。全世界都预料北朝鲜如不屈服于美国，必将爆发战争。

我当时以为，北朝鲜恐怕会屈服于美国的，因为那时我不了解北朝鲜的威力，相反，对美国的“强大”听到的很多。所以，我产生了这种想法。

然而事态的发展表明，我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并不是北方屈服于美国，而是美国屈服于北方。北方持有对于美帝国主义者的“报复”将以报复来回答，对于他们的全面战争将以全面战争来回答的坚定立场。

对北方的这种义正辞严的立场，美帝国主义者连吭都不敢吭一声，只好在板门店向北朝鲜表示谢罪，并在谢罪书上签了字。

在这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前，说老实话，我对北方的威力有了新的认识。我想：

“截获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是北方的正当行动。并且，北方具有强大的力量，所以在美国威胁面前毫无惧色，针锋相对。终于，北方降伏了美国。”

我向来认为美国“强大”，谁也不敢对抗美国，可是我终于开始摆脱了这种想法。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滋长起对北方的憧憬。

我渴望能对北方知道更多的东西。我想知道北方的社会制度，想知道北方民众的精神世界。还想知道北方那强大无比的力量泉源。

在这个时期，我听到“赤成地区”的原居民老人讲

了一些关于北方的事。

所谓“赤成地区”，就是“赤色成分地区”的意思。这指的是朝鲜战争前属于三十八度线以北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原居民既尝到过北方的政治，又尝到过南方的政治。我想他们会知道在两种制度中究竟哪一方的制度是真正为民众的制度。所以，我借到这个地区的机会，与一位战前曾经是北方原居民的老人见了面。

老人开初尽量回避与我交谈。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容共分子的帽子。南朝鲜傀儡本来就给他们贴上“赤成地区”居民的标签，所以对我敬而远之。

当我开诚相见之后，他见我毫无顾忌地问这问那，老人才举出许多例子说，在北方人们过的才真正是人的生活。

那位老人说，听老乡们讲，在江原道某地的一株刚竹，曾在1950年开过花，今年第二次开花，这是统一即将实现的征兆。他忠告我说，你身为长官也别太耀武扬威了。

我听着老人的话，仔细地琢磨着：

“这个赤成地区的居民十分怀念战前时期的日子。已过去了将近20年，他仍然念念不忘。6·25以前属于三十八度线以北的这个地区的居民，都那样难忘那些日子的生活，而且那样渴望它，岂不就是因为北方的政治好吗。如果像我想的那样，北方到处阴森可怖，那么经历过那段日子的居民就不会对那种政治深感怀念。他

们在两种社会里直接体验到了谁甘谁苦。他们羡慕北方的世道。在北方,必定还有我所不知道的许多东西。”

在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了这样的想法:

“被牵连到‘赤化工作团’事件的那些留学生,看来都是不愁吃穿的人,家乡也在南朝鲜,父母兄弟也在南朝鲜。可是他们却支持北方,那么在北方必有令人憧憬的地方,这是无可置疑的了。”

“旅日同胞离开日本迁徙北方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家乡在南朝鲜的旅日同胞,不回南方而到北方去,就是因为北方好。”

我开始憧憬北方了。

我被调到最前沿警戒地带以后,我对北方的憧憬更加强烈。那时,我是连长。

在我的心目中,从最前沿军事分界线可以望见的那个北方土地,已不是4年前那样淡漠的河山了。我抑制不住对北方的向往。就在这时候,我接到有关我们民族的传奇式英雄——金日成将军的消息。

这对我世界观的转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我投诚入北的根本动机。

在南朝鲜报纸《朝鲜日报》上登了美国《纽约时报》以《20世纪民族英雄》为标题的介绍伟大的金日成将军传记的消息以及美国报纸赞扬金日成将军的文章。

文章把伟大的金日成将军赞扬成“20世纪民族英雄”,这使我兴奋不已。我想:

“伟大的金日成将军原来就是那样的伟人啊。原来我们民族也有高山仰止的英雄。‘赤成地区’的人们、统一革命党(韩国民族民主战线)党员、海外留学生那样热烈钦仰的正是伟大的金日成将军。”

我越想越感到骄傲与自豪，对伟大的金日成将军的钦仰之情在胸中强烈地激荡。

从地狱中逃脱出来

我在最前沿眺望着北方的人生大花园，抑制不住向往北方的心情。可是转念一想，如果我到北方去，那里该怎样对待我这个罪人呢？但是尽管我心里有这样的疑虑，但心灵深处仍然是向往北方的。于是我下了决心：一有机会我就越过分界线投诚入北。

有一天，团长突然来到连里。团长把新任连长带到我的房间，要我移交连长职务。当时，我感到有受辱之感。因为在解除和调动官长职务的时候，几乎没有像这样使新任者和前任者一对一地进行交接。只有在原来的官长有问题或被打上不可靠的烙印的时候才会这样做的。

既然事情已到这种地步，我想把话挑明。

我向团长问为什么解除我的连长职务。团长说：

“上级的指示。最近对金大尉的反映也不大好，你

为什么不管制向往北方的士兵呢？这说明金大尉在思想上有相同点。”

这是要给我贴上“不稳分子”的标签。我发怒了，说：

“这是说我不可靠喽。”

团长发火叫嚷起来：

“别说废话。限你明天为止把工作交给新任连长就到团部报到。”说罢，就走出去了。

团长径直走到排长集合的地方向大家宣布，从现在起新任连长接替金大尉的工作，要大家好好监视我。这些话，我是从火器排长那里背地里听到的。

移交连长职务的限期只有一天。这一天对我来说太珍贵了，因为我要在这一天内，决定我投入北方这件大事，错过这一天，自己的决心也许会永远成为一枕黄粱。

我乱忙乎一通就回家去了。没想到母亲从家乡来了。

母亲的突然出现，使我一下子愣住了。我生怕因为母亲的到来使我要投诚入北的计划破产。可是我没有向母亲表露声色，稳了稳神，高兴地向母亲问安。母亲只顾没有头绪地向我述说她突然来我这里的经过：

“我原来打算在你的生日那天寄个干鱼包裹给你。可是你那患病的爸爸让我来看看你怎样过日子。路上检查得厉害，遭了不少罪。”

母亲还把父亲的病况、兄弟及亲戚的消息告诉了我。

我只是默默地坐着听母亲说。可脑海里盘旋着极其复杂的念头：

“妈何必在这时候来呢？我投诚入北以后，家属是要遭到迫害的。是否要告诉母亲一声再动身呢？那可不行。母亲现在还不能理解我的心情，无论如何，我要实现我的决心。总有一天，父亲、母亲会理解我为什么要投诚北去的。”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不能成眠。种种往事浮现脑际，因为缴不起学费，使父母心焦；我高中毕业之后因无法就业，一度想过自杀；在南越当雇佣兵所受的种种侮辱和蔑视，等等。

第二天，我吃了母亲竭尽情意给我做的早饭以后，就到连部去了。

新任连长早在那里等着我。我把连的哨所的部署图，连部的文件及器材、武器等交代给他。由副营长会同我们办理交接工作。为了拖延时间，尽量多扯了一些别的闲话。

直到夜晚才结束交接工作，交接完毕之后新任连长很快就睡了。

紧张的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过去。我要二排长一同巡哨。虽然团长叮咛叫他们好好监视我，但他们根本不能想象我会北去。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多次嘱咐他

们，绝不能北去。他们相信我，这有利于我采取行动。

这天夜晚，我装着巡哨，找有利的地形越过了分界线。

就这样，我投诚到了北方。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终于逃脱了有良心的人一刻也不能放心生活的活地狱——南朝鲜。

骄傲与自豪

入北后，我更具体地认识到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是怎样一位伟人，这激起了我强烈的求生的欲望。

我在南朝鲜没见过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的肖像，当我第一步踏进朝鲜人民军非军事区警戒哨所值日官室里的时候，一眼就看到了金日成元帅的肖像，我激动极了。

我完全被将军的伟容吸引住了。

此后，我在人们生活和工作地方经常能看到敬爱的领袖的肖像。每次我总是恋恋不舍地凝视着，心中感到肃穆而虔诚。

的确，人们只要一看到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的英容和风采，就会完全倾倒。

我在北方，所到之处都听到人们称颂伟大领袖不灭的业绩，讲他的英明领导和崇高的品德。

我从此认识到全世界人民为什么那样高度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为“20世纪的民族英雄”。

伟大将军在13岁的时候，当他渡过鸭绿江时，就留下了誓言：为光复祖国献身奋斗。在此后的20余年里，他开辟了我们民族繁荣的全盛期。北半部人民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领导下，享受着世界上无所羡慕的鸿福。

北半部人们用最高的敬语称呼伟大将军为“敬爱的领袖”、“伟大领袖”。

我原来不大懂政治，也不太懂得人间世故。但是，我能领会到人民为什么那样尊敬和钦仰他老人家。人们把自己生活的村庄、自己所在的郡、自己所在的工厂企业、自己所在的农场的美好生活，都看作是伟大领袖对他们的关心。他们工作的意义在于贯彻执行领袖的教导。

他们的心里无时不在怀念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

在这过程中，我的心里也充满了对伟大领袖的尊敬和钦仰之情，而且形成了坚定的信念。

我们民族拥戴全世界革命人民钦仰的伟大领袖，我成了遵循伟大将军的意旨而生活的战士，这是我的一生中第一次享有的最大的骄傲。

我在南朝鲜，曾为自己是朝鲜民族的一员而感到羞耻。这是因为在南朝鲜根本找不到作为朝鲜民族可以引为骄傲的任何一点东西。

可是，当我知道了伟大的金日成将军是怎样的人之后，我心里才有了民族自豪感。

我领悟到我们的民族灵魂只有在伟大将军的怀里才能得到复苏，只有在跟随将军的道路上才能使之放射光芒。拥戴所有有志者无限钦仰的20世纪英雄而生活的民族是至高无上的，是值得骄傲的。

骨肉之情

骨肉之情，一般指的是父母兄弟子女等亲人之间的感情。

我在南朝鲜感觉到骨肉之情不能越过一个家庭的范围。

在金钱支配一切，为金钱你杀我掠的南朝鲜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骨肉之情是难以想象的。

可是我来到北半部以后，第一次感受到同胞之间的骨肉之情，心里感到温暖无比。

同胞之间的骨肉之情，这是多么高尚的情谊啊。我看到在北半部人民的胸怀里，充溢着这种骨肉之情。

我投诚入北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非军事区警戒哨所长。他是不可忘怀的人。我通过他才有了对北半部人民的表象，才有了人民军队正是自己同胞这一民族意识。

他对我很亲切。我是傀儡军大尉，而他是朝鲜人民军大尉。他同我谈了一个钟头左右的话，却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

他通俗易懂地给我讲：美国鬼子是我们民族的死对头，咱们是同胞却枪口对枪口地对峙着，这是因为“国军”当美国鬼子的雇佣兵按照主子的指示向同胞——人民军对准枪口而产生的悲剧。我们要一道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南朝鲜，为统一祖国的事业而献身奋斗。

哨所长指了指贴在值日官室的标语。那里写有“消灭朝鲜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当然，无论那时还是现在，这就是我们人民军的口号。我看着那条标语，想了很多很多。“朝鲜”这个字眼，给了我无论是人民军还是“国军”，同样都是朝鲜人这样的民族意识，认识到人民军的主要消灭对象不是“国军”，而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军。

我在南朝鲜时，由于把朝鲜人民军作为消灭对象进行训练，所以，也以为朝鲜人民军的消灭对象是“国军”。通过人民军哨所长的话，我知道了人民军的消灭对象不是“国军”而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时候，我又一次悔悟了自己的错误。

虽然我是投诚入北的傀儡军官长，但哨所长却待我像亲兄弟一样。他的这种感情，就是基于把不盲目顺从美军指示的“国军”官兵看成同胞的民族意识和同胞友爱的。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那时从那个哨所长的言行举止中切身感到了亲兄弟般的骨肉之情。那位哨所长在送我走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让我们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路上再见。”

从此至今，因为我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不同，还没有机会见面。但是，他是使我醒悟的第一个北半部人。

后来，我在对北半部各地的参观学习过程中，体会到，那位哨所长给我留下的骨肉之情也是北半部人民人人都具有的感情。

不管到哪个工厂企业，生产现场都挂着“不要忘记饥寒交迫的南方兄弟！”、“赶走美帝国主义，统一祖国！”的标语。接见我的干部和工人都说，你在美国鬼子的殖民统治下受了苦，如今再不会受那种苦了，来得很对。

我从这些标语和他们说的话里，体会到北半部人民的真诚情谊。“南方兄弟”，这是一个多么暖人心肺的称呼啊。“来得对”，这话就像哥哥对悔过自新的弟弟说的充满慈爱和骨肉之情的话，是对悔改的弟弟表示信任的话。

事实上，南朝鲜人对北半部持有错误的认识。

那决不是偶然的。在生存竞争支配一切，“万民乃万民之敌”的社会里，人人只顾个人，哪有为别人着想，甚至连一家人也是这样。特别是那些沾染了“反共”思想的人，不仅不把北半部人民看成兄弟，反而当成

“仇敌”。

过去，我也未能超脱这种观点。

正因为如此，我来到北半部后对此感受特别深。

的确，北半部是充满同胞友爱精神的地方，是民族精神得到发扬的我们民族的幸福摇篮。

我在北半部人民之中得到启示，懂得了“朝鲜”这个字眼的真正意义，领悟了“朝鲜人”的真正意义。

我所耳闻目睹的

我在北半部，耳闻目睹的一切都很新奇。

我在人民军前沿哨所吃完早饭以后，乘轿车驶往平壤。从这时开始，我耳闻目睹了许多激动人心的事物。

特别是，农村的发展面貌令人注目。

我把荒芜的南朝鲜农村和蒸蒸日上的北半部农村做了对比。在北方，我看到了在农村的道路上列队而行的拖拉机和在水田里作业的拖拉机。这情景使我产生了错觉：好像到了一个发达的国家里，而不是在朝鲜。

因为我在南朝鲜没有见过拖拉机，只在介绍美国的《自由之友》的图片中和别的一些图片中看到过。因而我向来认为，只有像美国那样“发达”的国家才会有

拖拉机，所以对眼前事实——朝鲜北半部有这么多拖拉机，有点不敢相信。

同行的军官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这些拖拉机全是共和国北半部自制的国货。可是，那时我并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一则不信别人的话已成了我多年养成的习惯，二则那么多的拖拉机都是自己制造的，更是难以置信的事。

同行的军官叫司机停车，带我到路边地里翻耕的拖拉机旁边去参观。

我注意地看了商标，那里明明写着“千里马”、“28马力”的字样。

我这才相信“朝鲜人也能制造拖拉机，用拖拉机干农活儿”。我感到未曾有过的极大的骄傲感。

北方农村和只有土农具的南朝鲜农村简直没法相比了。

我高兴极了，乘兴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他都做了详尽的回答。

他向我讲了许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都是不难理解的话。我这才领悟到在北方农村开动那么多拖拉机，是由于北方的工业很发达，并不仅仅是由于国家重视农业发展的政策和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有一次我去参观一个合作农场。我看到设在田埂上的诱虫灯，问带路的管理委员长夜间点不点那些诱虫灯。

他作了肯定的回答。为了核实他的回答是否真实，我当天晚上向田野望去。果然，田间一片灯火，诱虫灯全点上了，真是蔚为壮观。

我在高等农业学校学习时期，曾经学过有关设置诱虫灯的知识，知道设诱虫灯是消除叶蝉的好方法。回到家里曾对爸爸说过设诱虫灯的事。可是爸爸却说，农活的事不用你操心，你只管用功学习就行了。他还说过不能点诱虫灯的理由。他说，在个体经营农业的条件下，不能把诱虫灯设在自家的田埂上。我一想，他的话是对的。因为哪里会有用点灯的办法，把人家农田里的叶蝉引到自己地里来的傻瓜呢。如果只有一家设诱虫灯，那家就会把叶蝉全引到自家田里来，庄稼就全被叶蝉覆盖、毁灭。

可见，在搞小农经济的南朝鲜，不仅是诱虫灯，就是在学校学到的其他科学技术知识，也没法付诸实现。这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合作经济的优越性。

我投诚到北方后不久，有一次到平壤杂技院观看节目。我在南朝鲜只看过搭上帐篷的临时舞台表演的杂技节目。一见杂技院的建筑和内部设施，不禁感到惊奇。那些内容丰富、富于乐观精神的高超的表演技术，使我为之惊叹。更使我吃惊的是，表演空中飞行的女演员，在出现一点失误的时候，全场紧张得鸦雀无声。那演员因为系着安全绳，所以没有受伤。

当女演员重新腾空而起时，全场的人都报以热烈

鼓掌。全场的人就像对自己的女儿或妹妹一样，担心她的安危，当看到她重新出现在舞台时就热烈鼓掌勉励她。

在南朝鲜，若演员表演时有失误，那么观众就吹口哨，叫喊“退票”。我在南朝鲜临时杂技舞台上或剧场里对那种现象见得很多。

我通过这些判若云泥的北南现实，感受到北半部的人真是好人。

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南朝鲜傀儡竭力诽谤的共产主义者才是真正的好人。

当然，当时我还不能彻底认识到，这种高尚的风貌是基于崇高的同志友爱精神的。

人人都怀有跟随伟大的金日成将军的一颗心，同心同德，以“一人为全体，全体为一人”的集体主义思想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所以才那样珍惜人，爱护人。

我在北方，参观了平壤以及其他各城市。北半部的所有城市都规整干净。路两旁楼房住宅鳞次栉比。

开始我对此看得很平常。认为北半部既然是发达的，那么，这些建筑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新奇的。

可是当我看过有关6·25战争的记录影片以后，才有了新的感受。

在那部记录片里，我看到了平壤和北半部的所有城市，在美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下被破坏殆尽的镜头。

在此以前，我虽然听人们说过北半部的城市和工厂被美国鬼子轰炸，破坏得很厉害，可是我并不完全相信。因为我自己没有亲自见过轰炸的情景，没有目击过被炸毁的惨状，也就很难想象得出被破坏的程度了。

记录影片的各个镜头，几乎都使我吃惊。那种被破坏的残酷场面，不是亲眼目睹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的。曾破坏殆尽的城市，重建得这样出色，甚至比没有被炸毁的南朝鲜城市更漂亮，这是难以想象的事实。

我逐渐对在北方出现那种奇迹般的现实的动力的源泉有了一些了解。

我到黄海钢铁联合企业参观时，那里的人们给我讲了极其感人的故事。

停战后的第三天，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亲自来到一片废墟的钢铁厂。那时厂区由于美国鬼子的轰炸，满地坑坑洼洼。有的地方轰炸时起的火仍在冒烟。没有一块完整的砖，没有一根可用的钢筋。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恢复工作该从何着手，只是拿着铁锹在厂区转游。金日成主席就是为了给工人指出前进道路，给予他们力量才到工厂来的。那天，金日成主席为了唤起工人们胜利的信心，教导说，要恢复国民经济，要从重工业入手。恢复黄海钢铁厂，先要恢复平炉。他还同工人们商量，他说恢复平炉不要

照原样恢复，要比原来扩大一倍。

在废墟上照原样恢复平炉，已经是很费劲了；要把它扩大一倍，这在当时是谁都不敢想的事。开初，工人们有些着慌。

金日成主席洞察到他们的心情，勉励他们说，要在美国鬼子炸毁的平炉位置上建成更大的平炉，在过去的草房位置盖起砖房。我们在恢复建设方面，也要向美国鬼子显示朝鲜人的气概。

朝鲜人的气概 ——这是多么使人振奋的语句啊！

工人们欢欣鼓舞，发愤图强，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建成了比原先大一倍的平炉。真的向死敌美帝国主义显示了朝鲜人的气概。

我听了这些故事，更加强烈地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的朝鲜人的骄傲和自豪感。

越来越坚定

我在南朝鲜从不过问政治，加上南朝鲜傀儡集团竭力掩盖人们的耳目，所以对北半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甚了解。

我不知道什么是封建社会，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以认为世界全是像南朝鲜那样的“黄金万能”的社会。回顾起来，我真

是一个无知的人。现在，在南朝鲜像我当时那样无知的人确实不少。

我来到北半部之后才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共和国北半部建立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北半部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除了地主、资本家之外任何人都支持的好的社会制度。

生产资料已成为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的社会，是国家对民众一视同仁，照顾备至的社会，以一人为全体，全体为一人为原则，人们辛勤劳动的社会。这就是我对北半部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

我想用一句话来表述：“无愁无忧的社会”便是社会主义社会。

在人间生活中，什么是忧愁？

在南朝鲜，吃饭活命、治病、念书、就业这些，都是人们最大的忧愁。生活在南朝鲜社会的人们，都以为这些忧愁只能靠金钱才能解除。我在南朝鲜时，也是抱着这些忧愁过日子的。为治父亲的病、筹措学费、就业等问题发愁，那时候，我没有一天不在发愁。

可是，我到北半部就再也没有了这些忧愁。当我了解到北半部的所有人都无忧无虑地过日子时，也就相信我自己也能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了。那时，我高兴得不得了。

在北半部，国家把1公斤6角5分钱的大米，以8分

钱的价格供给居民。在商店,各种食品可以廉价购买。北半部人们不为住宅问题发愁。在平壤和所有城市,高楼住宅鳞次栉比。在农村,新式住宅比比皆是。有一天,我访问了一位工人家庭。他们住的房子是二间屋,温水供暖,4口人住正合适。房间里,衣橱、被橱、电视机、缝纫机等家具一应俱全。我对他们的生活羡慕极了。问房租要多少钱。他们的回答使我感到惊讶。原来国家无偿地为居民提供住房,不交房租,只缴住宅使用费。使用费里包括自来水费、电费、供暖费,一个月缴的只占工资的2~3%。

这里没有为子女的将来发愁的人。办学所需的一切费用都由国家负担,学生们分文不交。因为北半部实行的是11年制义务教育,人人都受11个年头的义务教育。然后按各自的志愿升入大学。

生了病受治疗自不必说,预防医学的发展与保健管理,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实行免费医疗制,不是患者去找医生,而是医生去找患者。

这里,没有人为就业发愁。我入北以后,没见一个穿破烂衣服为求职而彷徨的人。也没见过令人可怜的乞丐。

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很高尚。没有浓涂脂粉的阔太太,也没有对行人胡搅蛮缠的流氓。人们衣着端正,给人以好的印象。女人虽多着洋装,但色调和式样带民族特色,挺好看。常言说,从人的衣着可以看出心地。

我从北方居民的衣着里看出了他们勤劳的生活态度和丰衣足食的生活。

我住在北半部，还逐渐认识到人的自主性得以实现的北半部，她的起源在哪里。

人们说社会是政治的体现，而政治渊源于理念。那么，北半部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实行的政治结出的硕果，而北半部的政治，便是基于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一哲学原理的主体思想的产物。

人人都是主人

我走遍共和国北半部各地，处处体会到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我在共和国北半部，有一天，我到一处果园去参观。发现果园没有栅栏。我问那里的农场员，没有栅栏不会有外人进来随便摘果子吗？他们惊异地瞧瞧我说，栅栏曾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有过，如今没有了。现在人人都是果园的主人，还要设栅栏干什么呢。

那时，我没有完全理解他们的话。我只是以为北方人不愁吃穿，道德高尚，不偷人家的东西。

后来，我才懂得了果园没有栅栏的真正原因在于人人都是果园的主人。

有一天，我到某个农场果园，走在果树中间的小路，路旁有结满了伸手就可以摘下来的苹果。这若是在南朝鲜，根本不能独自走在没有主人的果园里。要是有了那种机会，就会尽量摘下来吃，再使尽法子摘了果子带回去。

我走了一阵，发现有一个人蹲在苹果树下摸着果树枝。瞬间，我脑海里浮现那必是“小偷”的想法。我以为我走近他，他会逃跑的。谁知他见了我，一动也不动。我想，他可能是果园的管理员。可是，当我到他跟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年过60的老人。我又生了疑，年过花甲，该退休享受，由国家照顾了，怎么来当管理员呢？

我走近他，问他在做什么。那位老大爷一边说“这个苹果树枝……”，一边依然在干活。他在果实累累的树枝底下支起架子往上托住沉重的果实。我帮了他一手，并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做那种活。他说，他是在去闺女家串门，路过这里的，见树枝垂了下来，就动手把它支起来。我又问他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老大爷听了惊讶地瞧着我，说：

“你也不想想这苹果树是怎么来的？这是在伟大领袖光复的祖国大地上，遵照他在北青的教导营造起来的，是国家的财富啊！”

我听了心里十分感动。从这位平凡的老大爷发自内心的话和行动中，我认识到北半部人的高尚风貌，是

以遵循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的教导为基础的。

我深刻地体会到不管人前人后，不管何时何地，一向遵循伟大领袖的崇高旨意而奋斗的北半部人民的忠诚——这便是给北半部带来伟大转变的力量所在。

结 束 语

我入北后，修完政治大学课程，如愿以偿，被编入人民军。现在已过去了17个冬春。这些年来，我过的是真正的人的生活。我入北后的第十三个年份——1983年2月21日，我加入了光荣的朝鲜劳动党。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能忘记的最大喜庆事。

朝鲜劳动党——这个有威望，有尊严的光荣的党的党员称号，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的。朝鲜劳动党员的高贵称号，是只有为党和革命、为祖国和人民创造伟勋的先锋战士才能获得的。

在进行抗日战争的年月里，浴血奋战的战士，与美帝国主义开展殊死战斗，捍卫祖国的英雄，在社会主义建设岗位上献出一切智慧和力量创造伟勋的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们都获得朝鲜劳动党党员的高贵称号。

我有过可耻的，背叛民族的过去，入北以后，也没有做出可嘉的事情，却成为这样光荣的队伍里的一员，实在感激。

我真想每天高呼给我开辟再生道路，予以政治生命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和亲爱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万岁。

我在这个手记里，我的这种心情，恐怕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也未能表达出来，实在感到惋惜。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